

# 大地之子

DADI ZHIZI

在广袤的大西北，

土地固执地秉承着贫瘠的习性，倔强地与穷人较劲，

但向土地刨食的农民从来没有放弃对它的热爱。

北斗  
著

这是第一部反映农村信用社的作品；

这是第一部描写农村信用社支持“三农”的长篇小说

春天的傍晚，灰蓝的炊烟蔓延在大地上，把整个村庄隐隐约约地托了起来，云里雾里，若隐若现，显得缥缈而神秘，坦然又祥和。偶尔透几声狗吠，又几声鸡鸣，还有牛的响鼻，驴的惊叫，倒把本该死气沉沉的村庄闹腾得又活跃了起来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# 大地之子

北斗著

DADIZHIZI

在广袤的大西北，  
土地固执地秉承着贫瘠的习性，倔强地与穷人较劲，  
但向土地刨食的农民从来没有放弃对它的热爱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之子 / 北斗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 
2017. 12  
ISBN 978-7-5468-1399-8

I. ①大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5630号

### 大地之子

北 斗 著

出 版 人: 王永生

责任编辑: 靳 莉

装帧设计: 石 璞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    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26 插页 3 字数 370千

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

ISBN 978-7-5468-1399-8

定价: 58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  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## 楔子



在广袤的大西北，土地固执地秉承着贫瘠的习性，倔强地与穷人较劲，但向土地刨食的农民从来没有放弃对它的热爱，他们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了光荣的历史，哪怕种下一粒眼仁珠子，长出的则是一根狗毛，他们依然不会有丁点的怪怨，更不会怠慢和嫌弃。土是他们的命，地是最近于人性的神。因此，望天人紧紧地拥抱着大地，从不践踏，从不亵渎，从不违背。虔诚地向它祈祷，自信地向它索取，无奈地向它倾诉；饿了，伏地而食；渴了，跪地长饮；困了，席地而眠。笑语漫苍天，泪水润大地。这就是他们如此眷顾和热爱土地的理由；尽管这个尘世慌乱芜杂，但总有一群人热衷于为它效劳，因为另有一群人质朴、善良、憨厚甚至愚昧，这就是他们比这群人更“愚昧”的最伟大的理由！



## 1

望天的春天总是来得迟了些，尽管唱“春牛”的人早已走了，但冰雪还是懒懒地不肯退去。屋檐上挂着一根根水晶一样的冰凌，是小孩子们最热爱的琴键了。他们可以挥起竹竿或者皮鞭，随意地在这些琴键上演奏。那晶莹剔透的一排排冰柱，随着孩子们轻易地一挥，便慌乱地散落一地，在铜一般的冻土地上弹跳。他们捡起光与水凝结的冰块，边啃边作为追打伙伴的武器，尽情嬉闹。溅起的一片碎玉，瞬间即逝。任性的挥霍满足着稚嫩的童心，脆脆的响声在望天婉转悠扬。即使因为孩子们的顽皮让本该童话般的屋檐变得残缺了，但也不会因此而少了檐口银色冰帘的景致。纯洁的冰——毫不埋怨孩子们的无情，总是抱着对残阳的幻想，把屋顶最后一瓣雪的消融，变成唯一的纠结和思念。每当夜幕垂落之际，屋檐下的冰柱又像倒立的春笋，它不会像钟乳石那样生长一万年，只需余晖的一瞬。

望天地处西汉水源头。西汉水是古书上说的，当地人便叫它汉阳河了。望天东面紧靠崦嵫山，海拔两千多米。崦嵫山周围是黄土堆积的丘陵，如盛开的莲花。一朵莲花的花芯就是一个小盆地，里面窝着一个或者几个村庄。望天处在一个较大的花芯里，西汉水从崦嵫山流出，经过平缓的川道，本应端端流走，它却左顾右盼地随意摆出两个半圆来，酷似太极图，望天人又形象地叫它太极河。这样一来，西汉水就是它的官名，汉阳河与太极河便是乳名了。另有传说：老子出关，把陕西八百里秦川的山赶到秦岭后，他胯下的青牛疲乏得不能动弹了，老子挥起长鞭，被惊吓的青牛向太阳落下的地方奔跑，第一个踩出的蹄印就是望天，青牛流下的汗水，向西流去，就是西汉（汗）水。被赶在秦岭以西最高的一座山便是雄镇三江的崦嵫山，也就是分水岭。三江为长江、黄河和西汉水。长江黄河均属支流，西汉水确源于此。因此，就有了崦嵫山不大不小，压着三江河囡的赞誉。崦嵫山以西，山势逐渐



趋于平缓，山头细浪滚滚，素有崦嵫岛浪之称。山下厚土堆积，让西汉水漫道逍遥随意流淌。西汉水流至铁堂峡，两座山门神一样两岸对峙，被迫挤出一条细细的瘦沟。那日夜流淌的西汉水，打转了一座座水磨和油坊，再次造福望天人。西汉水穿过铁堂峡，就是三国古战场岐山堡了。

曾经由老子的青牛踩踏出的蹄印，变成了一个承载望天人福祉的聚宝盆，在这里分布着四个自然村庄：东有崦嵫山下的分水岭村，西有铁堂峡村，南有明光村，北有望天村。四个村子世代交耕田地，向土地讨要光阴。这里农民的日子虽然清苦，却相处和谐，除把这四村亲如一家的统称为望天外，1949年后，又把设置在聚宝盆里的人民公社也以望天命名，后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望天乡政府了。望天四山环抱，南北一座独木桥连接着两岸的酸甜苦辣，东西一条太极河融通了千家的喜怒哀乐。在这个聚宝盆里，一代代先辈们繁衍生息，创造过曾经的辉煌，大约在明朝中期，因这里盛产的大麻在当地很有名，被选为贡品，一时声名鹊起，望天人的血汗也就随之悄悄流入王侯将相之家了。因此，望天人对聚宝盆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视为生命，觉得土地是他们最可靠的神。就连汉阳河两边的小路都挤在柳树下了，生怕少长出一苗大麻，谁也不敢浪费这寸金之地。直到1949年后，竟然在平平展展的聚宝盆里建置了乡政府、信用社、供销社、学校和卫生院等单位。一些村民也紧跟其后，把原本在山上的房子搬迁在了大麻地中。

望天自古不缺水，不缺土，更不缺种子。一到开春，惊蛰一过，骚情的土地被锋利的犁铧拉开一道道鲜嫩的口子，撒一把种子，经春雨细细浸润，青苗在柔弱的阳光里一冒出地皮，见风就长。但这些年不行。这些年人们对土地太苛刻，种一根狗毛，便奢望长出一棵大树。贪婪的人们在欲望的捉弄下，给土地里埋进了化肥农药来催生庄稼。一年一年地娇惯，尝到甜头的土地会像任性的孩子，开始倔强地不听穷人的使唤，不见这些化肥、农药就偷懒，甚至装死。硬是把一粒粒饱满的种子，折磨得长出了一根软不拉叽的绒毛来，病怏怏的。作为种地人，这样的庄农你能拿出手？人家的禾苗阳春三月拔节的时候，在早晨的露水里叭叭作响，而你的则像一片霜打的蔫草。不

怕你丢死人，就怕青苗丢了命！

望天人是世代的庄稼把式，哪个想在营务庄稼上落于人后？日子过得好一些的不必说，贫穷的人家就难肠下了。春节自然就过不好，本该热闹的年也不敢放纵。一声春雷，会把穷困人的胆炸破。没钱买化肥农药，地就种不上，也没有值钱的眼珠子倒卖，只好把精选出来的上等麻丝便宜卖掉，真叫人心疼，更叫人愁肠！

望天的大麻远近闻名，这个小盆地和四季分明的气候，使大麻在这片热土上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加之世代种麻技术的延续，上苍也在不经意中恩惠了望天的子民。可是现在大麻成了冷背货，当今的人几乎很少用麻丝，不穿麻丝做的麻鞋穿皮鞋，不用麻丝织的麻包用塑料袋。本该引以为豪的大麻，不料却失去了往日荣光，成了累赘。囊中羞涩的望天人不得不像泄了气的气球，蔫软得没一点脾气了。虽说大麻的销路不行，但总比种庄稼划算些，再说，除了种植大麻，哪有经济来路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，春耕的化肥农药只能指望农村信用社了。

望天信用社在汉阳河边上，旁边有两棵百年倒柳：一棵已被雷砸了树冠，只剩下半截丑陋的树桩，可怜的它再不敢奢望发芽的机会；另一棵树桩躲过了天灾，却遭遇了人祸。树桩被人和虫子已掏空了多一半，里面供奉着财神爷的画像，隔三岔五会有人来烧纸钱。虽然这棵树还剩一半，但还要三四个大汉联手才能合抱。在这棵树桩的门洞上，不知是哪个调皮鬼贴了这样一副春联：烧冥元想换人民币，求贷款为生钱儿子。这副惹笑的春联先不去理会，只说这棵饱经风霜的百年倒柳，只靠这半边的树皮供养仍能枝丰叶茂，不得不叫人肃然起敬。从远处看，这两棵古柳更不一般，成了汉阳河畔的特大盆景。那棵被雷击过的树桩，酷似一块丑石，猥琐地立在另一棵老树的下面，却增添了不少景致。柳树下清清的河水在它的倒影里流淌着，春风把枝条儿荡来荡去，像姜太公的鱼竿，小鱼儿来回穿梭。差点儿伸到河面上的柳枝儿，天真地抚摸着永远够不着的影子，执着得有点可笑。就在这两棵树的下面，裸露着虬龙一样的树根，每一段弓起的根节上面，都被望天人的屁股打磨得





油光闪闪。这里不仅是儿童的乐园，更是望天人休闲谩传的场所。

黄村长坐在树下，旱烟锅插在嘴里，也不冒烟，好像睡着的一只公猫，就连他腿下面的欢欢也慵懒地用一只前爪捂着脸，在开春的阳光里仿佛要睡上一万年。看来，这个小狗和它的主人一样，都害着睡不醒的病。

马上就到惊蛰，地醒了，人倒睡着了。贵成子看着黄村长说笑。

睡醒了！我的地早就哇哇乱叫，渴得吃雪。

吃雪？供销社码了一仓库的雪，吃去。嘿嘿嘿！

听说谁要给徐飞的制药厂种当归，人家就给谁管化肥。

哼！想到猴子手里叼食？

想天上的腊肉？小心掉块骨头砸碎你的大板牙，说话漏风。

人家的贷款有了眉目，才说风凉话嘛。

唉，财神爷叫徐飞包养了，“吱！”贵成子擤出了些黏稠的鼻涕，提在右手还未甩掉，只听见黄二愣几声咳嗽，呛出一口陈年老痰，朝信用社的大门射去，差点落在被风撕残的半页春联上，大家这才看清失群的“鱼”和“水”两字委屈地相互张望。又见一窗户角的防盗筋上结着蜘蛛大网，上面有一只残缺的蝴蝶翅膀，故意在春风中颤抖，想必是要挣扎着从新飞起。外面很冷清，里面却不断传出热闹的下棋声：

吃兵。

将军！

太阳快下山了，一抹余晖照到汉阳河边的柳树上，那一条条柳枝泛着紫红的光泽，看来它们早已按捺不住春心的挠动，悄悄地发芽了。

黄村长把头抬了起来，嘴里仍咬着熄灭的烟锅，他把目光从信用社的门口抽回来，又落在了他烂出一只眼睛的布鞋上，嘴唇嚙动了几下，狠劲地吸了两口烟锅，把本来鼓起的腮帮子吸出两个大坑来。这时的他，好像喝了一口肥羊汤，舒坦得脸上开了花，眼睛已瞪在了额头上，鼻子却把松软的大口压得拔不出烟锅，最后，他只好把烟锅左右摇了两下，才勉强拔了出来，再把烟锅里半生不熟的烟灰，对着他脚上的一只眼睛干净利落地磕掉，然后才

从嘴里吹出一柱长烟，在贵成子愁肠的脸上碰出一堆蓝莹莹的雾来。

贵成子惊呆了，黄村长嘴里哪来这一股妖烟？他抬着个死烟锅都睡半天了。贵成子伸直了懒腰，吓得倒退一步说：

村长，你在耍把戏吗？

黄村长向贵成子和善地笑了笑，重新又装了一锅烟，擦着火柴，把一个精神的、跳跃着的火苗倒进了装满烟叶的黄铜烟锅里，只听见“啞”的一声，一个鲜活的生命立马消失了。随即，他抬起头，猛然啞了两口，一堆浓浓的蓝烟把黄村长的头埋在了里面，又是“啞”的一声，又一根烟柱从那一堆烟里冲了出来，直指天空。

贵成子馋得吧啞着空空的大嘴，便笑嘻嘻地从村长手里接过来烟锅，狠命地吸了几口，咽了，也像黄村长一样，一仰头，然后从两个向外翻着的，猪一样的鼻孔里喷出两根烟棍，捣进黄村长的皮袄里，戳得白色的羊毛东倒西歪。只见黄村长怀揣浓烟，好像是他从心里冒出的。

钱儿这狗日的。贵成子两个瘦小的、干瘪的、黑玛瑙一样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笑了出来，他给黄村长点着头，死皮赖脸地说，我咋一辈子就缺这孙子呢！

黄村长把头一歪，看着可爱的贵成子。

你咋不管？你是村长。

我算柳树洞里的财神爷还是信用社主任？

我不管，你总该是村长吧！

黄村长看着不懂事的贵成子，把烟锅夺了回来，没有抬头，只是抽烟，一口接一口地抽，看样子，他要把这块黄铜非融化不成。

今年没化肥种不上地，我就不给你承包费，还有村提留。

我也不……

想给，只是没有。

哼，逞能。

不是逞能，只是……贵成子正想说下去，信用社的门“眶”一下开了，



主任高天和望天制药厂老板徐飞笑骂着出来了。信贷员小唐锁了后门，瞥了一眼树下的闲人，紧跟着高天他们去了街道的另一头。在他们的声后，淫秽的脏话散落了一地。这些浪言秽语没有惹怒柳树下的人，倒是黄村长的欢欢跳了起来，瞪大眼睛，朝他们愤愤地叫了几声，好像它是人似的。

把门扇给踩烂，再看他说开就关……黄二愣气愤得说了错话都不觉得。

你踩了，李木匠的款就贷上了。贵成子嬉皮笑脸地奚落李木匠，见李木匠没有理他，看了一眼装死的黄村长，又看了一眼高天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轻轻地说：唉，饭没盐像水，人没钱像鬼！

春天的傍晚，灰蓝的炊烟漫延在大地上，把整个村庄隐隐约约地托了起来，云里雾里，若隐若现，显得缥缈而神秘，坦然又祥和。偶尔透几声狗吠，又几声鸡鸣，还有牛的响鼻，驴的惊叫，倒把本该死气沉沉的村庄闹腾得又活跃了起来。

秋子家住在河边上，门口筑着石碾盘。如今这个碾盘除了望天人在腊月时节，碾煮黄酒的酒醅外再无它用。但在早年间它的用处可大了，天旱磨面全靠它。农业社时期，防暴雨，碾炸药，它也没少出力。秋子的男人白平和在世时是远近闻名的打暴雨炮手。他一听到雷响，便立马带着贵成子向北山顶的堡子跑去，履行他一个民兵连长的职责。山顶上有专门为打暴雨挖的防空洞，里面存放着炮筒和几箱子他们自制的炮弹。只要有黑黑的乌云向望天方向袭来，贵成子便拿出炮筒，白平和麻利地装上炮弹，点燃后，马上钻进防空洞里，只听得“轰”一声，一颗炮弹冲进乌黑的云里，把那堆狂躁的黑云打得四处逃窜，有些顽强地掉下几滴眼泪，有些知趣地变为白云，自由天空。白平和有他自己的看家本领，专打云头，几炮下来，便会云开雾散。对于白平和打云头的稳、准、狠，贵成子很是佩服。但有一次，极不幸运，风一过，雨就来了。白平和没来得及叫上贵成子，一人连滚带爬上了山顶后，已是乌云翻滚，雷雨交加。他把一颗炮弹点燃装进炮筒，跑进防空洞后，没响，等了一阵后，又没见响。就在白平和跑出去的一刹那，炮弹在炮筒里炸

了，没打着云头，倒是打着了白平和的头。当牛若谷从黑云和暴雨中把白平和背下山的时候，他已没命了。后来有人把谣言推在瞎子半仙身上，说是白平和打暴雨时把龙王爷的头伤了。又说秋子家门口那个碾盘，正是“白虎”当道。秋子不信这些，好友巧姐儿劝她把那个“白虎”搬走，秋子只是叹气罢了。她想过年大家都要用它碾酒醅，放这儿方便，也习惯了，搬走它，门口倒冷清清的。

秋子住着三间坐西向东的房子，两间南房为厨房，两间北房用作仓库。这么大一个院子，可惜只有她和女儿棉花两人住着。青岗叔一直住在北山上，日夜守护着七太太的陵墓。白平和去世后，秋子去请了好几次，他舍不得七太太，不肯下山来，也就只好由他去了。这个曾经上过抗美援朝的老兵——军人出身的他就是这么倔强。

棉花生性腼腆，已经是十七八的姑娘了，和黄村长的儿子三郎在天台城读书，一般两个星期回一趟家，取点米面油什么的，顺便来看看妈妈和爷爷。棉花一来，秋子家就像过节一样，青岗叔也会被乖巧的棉花软缠硬磨请下山来，秋子呢，便会拿出她的手艺来，做他们爱吃的麻麸馍、馄饨或者“面鱼儿”。难得一家团圆，当然她也有了兴致，做起饭来就格外精神。

又是一个周末，秋子也没什么事，便到分水岭的半山去接棉花。春风徐徐，她漫步于山上，已深深感到春天的温暖。时令如约，节气一到，什么也无法阻挡。这就是大自然。宽宏的它平待众生，不论穷富，不论老幼，都会给你一样的节令，一样的空气，一样的雨露和阳光。其实，世间万物只要你一遍又一遍反复观察体味，就会认清它的本质。不论万物如何变化多端，终会回归根本，总以和善厚德来抚育尘世苍生。秋子看着山下的望天，烘托在大自然的雾岚里，那些平展展的土地，经过了一冬的休养，早已精力旺盛。憨厚平坦的土地，永远蕴藏着一颗对人类的慈爱之心。它一年又一年无私地奉献，为生灵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各类食粮。在它无限宽阔的胸怀里，土地无私地变幻出不同的物种，不同的花色，不同的气味，不同的果型，不同的营养等等，来供众生选择享用；在它无限宽阔的胸怀里，动物来了，植物来了，



猛兽来了，飞禽来了，虫菌来了，病灾来了；在它无限宽阔的胸怀里，大象漫道逍遥，蚂蚁匆匆忙忙。土地啊！一个伟大的母亲，一个盖世的英主，一个空荡荡的神……

一群回窝的鸟，从秋子的头顶掠过，留下了欢快的声音，才把她从遥远的思绪中惊醒，又回到了现实中，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。在她看来，国家的政策这么阳光，极力让农民富裕起来。望天人守着上苍赠予的聚宝盆，端着金饭碗，咋就富不起来？这是近几年最折磨她的一块大心病。眼下正值春耕生产的大好时节，望天的大多数人却面临着无钱买化肥农药的实际困难，严重影响着适时春播。这件事叫秋子很是揪心。眼看惊蛰很快就要到了，望天人总不能把种子紧攥在手里吧！

秋子热爱望天，更热爱望天的人。白平和去世后，是他们把她从痛苦中拉了出来。他们的善良、质朴、憨厚和执着时时地感召着她。她想报答，可惜没有机会。一个“穷”字，烙在她的心头，叫她好不难受。她曾经给原信用社主任牛若谷表白过，但他已免去主任，到天台区农行家属院烧锅炉去了。望天人都清楚，新提拔的主任高天一上任，就很少给望天村民贷款，而是把信用社的一大部分资金贷给徐飞，办起了望天制药厂。村民形象地说，不是制造什么当归丸，是把信用社“当鬼玩”。村民怨声载道没用，人家徐飞上下有人。再说，信用社还不是支持乡镇企业？总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。秋子看着雾气中的望天，看着处在聚宝盆最中心的信用社，她一个妇道人家，多少有些理不清，道不明。让一部分人富起来，究竟是哪一部分？为什么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呢？这一部分人当中有没有选择？比如年轻有为者，比如仁义道德者，再如衷心为大家服务者？她疑惑不解……

秋子这样想着，但她还是为当下的春耕生产着急。如果牛若谷在，当然大家就不会操心了。他是信用社的主任，也是共产党员，再退一步，他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，应该晓得农民与农事。

农民为何这样苦？农业为何这样落后？农村为何还这样穷？作为农民的儿女、共产党员的她深思着，看着山下的望天……

秋子一回到家，刚刚站在石碾旁，五儿就迎了上来，摇头摆尾，并向她轻轻地叫了两声。从它微弱的叫声中，秋子能分辨出它在委婉报屈，不该把它丢在家里。它不能舍弃主人，跟随主人是它的本分。如果主人没必要带它，它会在家守卫，尽其所职，绝不会有半点埋怨。但主人也不能随意不顾它的感受，若有若无一样，这样它就不高兴了。但五儿一见到秋子后，调皮而欢快地缠磨在秋子的身旁，却把一切不快全忘掉了。秋子抚摸着它，天慢慢黑了下来。她看着皓洁的明月边上有一片云慢慢游动，她的头顶出现了短暂的阴影，一股忧伤再次轻轻袭来。她立于石碾旁，石碾的冰冷，寒月的清辉，促使她悲伤的思绪在春天的夜晚一次次涌动……她一人在家，棉花一人在学校，青岗叔一人在北山上，还有她苦命的男人白平和在天国。一家四人，各自一方。秋子在月下静静地聆听着汉阳河流动的声音，再次抱着五儿，感叹一阵后，她又感谢起了近乎绝情的上天，在给她带来悲伤的同时，又给了她生活的希望。棉花——她的宝贝是多么的善解人意，小小年纪就懂得为妈妈分担忧愁，这不能不说是上天送给她或者补偿给她的最好礼物吧！另外，青岗叔虽然不是她和白平和的亲人，但又胜过亲人。他正直善良，注重感情，简单真诚。他为了曾经的主人七太太不顾生命危险，舍身救助。他为了死去的七太太终身不娶，甘愿做一个多情善感而无怨无悔的守墓人！

## 2

自从牛若谷被免去望天信用社主任，调到农行家属院烧锅炉之后，一直愤愤不平，主要是把徐飞的制药厂也当乡镇企业，把徐飞这样的造假者也当企业家来支持，把高天这样的人放到主任岗位上来管理一个信用社，他怎么都接受不了。他当时大发雷霆，粗暴而狂躁得简直就像一头笼中的狮子。他当着望天信用社的同事撒过酒疯，他带着怒气闯入联社副主任丁力群办公室论过理。他不是舍不得主任头衔，更不是丢不了这张脸面，主要是望天信用社他已苦心经营了多少年，太有感情了。另外还有老前辈的心血，一旦毁于



这些人之手，真是太可惜太可惜！徐飞竟然把火炉子沟的白土掺和些“美国二氨”，用编织袋装了运回他的老家当化肥卖，坑害父老乡亲。这样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即使把他扶持起来，还能怎么样？不管牛若谷当时怎么理论，丁主任总认为他闹腾的理由就是被免去了主任。趾高气扬的牛若谷把他曾经上过老山的经历作为资本，时时刻刻拿出来显摆和炫耀，这是丁力群最不能容忍的。早就要拔了这颗老虎牙没个机会，正好他来阻止改革反对支持乡镇企业，撞在风头上，借改革之名把这个犟牛也改革改革，等待他的不是锅炉房难道是联社主任岗位吗？

后来，牛若谷也慢慢想通了。他敬重的青岗叔在抗美援朝中曾经受过几次伤，一个酷似月牙儿的伤疤在右屁股上跟随他半辈子，现在不也是心安理得的守墓人。他又一想，觉得自己好无聊，这就是世事！现在，他在看似乌黑的锅炉房里不是很满足吗！他把堆放杂物的墙角腾了出来，收拾干净后用土坯盘了个火炕，把铺盖卷在上面摊开。将贴着炕两面的黑墙用牛皮纸糊了，买来几张白底蓝色菱形块图案的墙围纸，又覆了一层。然后接了灯泡高悬头顶，屋里一下子亮堂而温馨起来。看门的老赵耍笑说他在收拾洞房。他也笑着说，对，要与锅炉结为百年之好。他在锅炉房里倒觉得自由自在，这里成了他的王国。他在这里可以随意地把每一块煤丢进张着血盆大口的锅炉里，还可以任性地说笑和喊叫，甚至在酒后大声高歌和哭泣。他不怕脏和累，热爱这份“来之不易”的工作。他把锅炉身上的所有陈年老垢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把吊在房梁上的一串串灰尘用水龙头冲刷下来，把本该黑而脏的地面洗出了水泥的光亮，甚至将砖墙缝隙里的尘土全冲进了地下水沟。他等待着夏天的来临，便会把火炉子沟被徐飞造过假化肥的白土拉来，叫它真正派上用场，把整个砖墙粉刷成白色，把这一堆煤山照亮。在他经营的王国里要黑白分明，好叫每个角落里的煤块显现出来，让它发挥应有的热量，把这一点温暖，通过管道输送到每一户人家。

就一栋家属楼和一栋办公楼的暖气，在膀大腰圆的牛若谷手里能有什么干头。闲下来的时候，除了给看门的老赵帮一会忙或顶替一两个班外，他再

没有丁点的事做。幸好后院有一片废弃的菜地，他像绘画大师见到上品的宣纸一样，一心扑在上面，仿佛要创作出不朽的大作来。

每逢农历二、五、八，就是望天逢集的日子。一大早，赶集摆摊的人便迅速地占据了有利地形，人背牲口驮，把待销售的土特产全堆在自己的摊点。不大的市场，主要交易的是大麻丝和大麻手工制品，如麻绳、麻袋、麻布以及麻鞋等等。在信用社门口的河畔，摆摊的人把绳子往两棵柳树上一拴，上面挂起了长长的一道道麻丝，成了这里最亮丽的风景。太阳从崦嵫山冒了出来，照到这一道道麻丝墙上，银光闪闪。这里的人不仅是种麻的把式，更是做麻制品的高手。黄村长编织的绳子在汉阳河一带远近闻名，大绳、小绳应有尽有。大到赶马车的套绳、架子车的拉绳、人背的扎绳，小到背带、马鞭以及三尺长的裤带。方形的有棱有角，圆形的通身粗细一致，扁的薄厚宽窄均匀。有时上茅房，黄村长先抽出自己的裤带吊在脖子上，或者挂在茅房外的椽头，主要是拿出来显摆。三尺长的裤带，中间一段为一寸的扁，两头收成一指见方后，再缙出筷子粗细的圆，然后在梢头打一个八棱的结再梳出两个小辫儿，采摘一朵花瓣揉碎，染出他想要的颜色来。吊在裆中，漂亮极了，骚情极了。要是黄二愣的老婆百灵鸟在公众场合说笑起来，便会在一把抓住小辫儿的同时，趁势抓住黄村长的八棱结。每当这时，黄老头子会皱着脸哇哇大叫，连声求饶。只要百灵鸟一松手，他假装被这蛮婆捏坏了子孙，死皮赖脸地向人家索赔。在娱乐大家的同时，也顺便过过浮云之瘾，放松放松浑身的闲肉，借此捞一点便宜，才会满足，要不村长白当了不成！

秋子的一架麻丝像围墙一样把她圈在其中，中间台案上摆着她精心制作的鞋子，有男有女，有大有小。不管是一双布鞋，一双麻鞋，还是娃娃的小靴子，她都从不怠慢。她的针线活，极为精致。尽管这样，买卖还是不尽人意。一天下来也卖不了几个钱儿。不过，在家也是闲着，何况在家门口。

秋子坐在纺车前，背靠麻丝墙，一手摇动着纺车，一手拉着一根粗细匀称的麻丝线，有节奏地缠绕在纺车上。动作娴熟，从容不迫，淡定自如。一





双大而黑的眼睛总是水汪汪的，再加上她光亮的脸蛋和舞蹈的双手，看上去她不是在纺线，倒是在春天的阳光里表演。啊！这不是诗经《诗·邶风·七月》中的“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绚”中的《索绚图》吗？

巧姐儿更是机灵极了。她在秋子的身旁摇着挑车，活像虔诚的藏族佛教徒，稍有区别的是她始终带着微笑，不像佛教徒那样庄严。她与秋子酷似佛前的两个童子，把人间的有形生命在无形中拉伸。在她们的手上，把一条条细细的柔软麻丝，紧密地编结在一起，拧成结实牢固的绳子——这大概就是最朴素的合作力量吧！

黄村长坐在摊位上，捻着麻线。他的道具简单得叫人不可思议，只用胡萝卜一样的半截木棒作为线陀螺，先把一头缠在木棒中间，一转动陀螺，线的另一头就得赶紧续上麻丝，他随意地搓揉着，一条麻绳就会在他的手里延长。贵成子过来了，夹着棉袄，接过线陀螺自如地转动着向后倒退，他看着黄村长续上一丝麻，便用双手轮换着架起麻绳不停地捋，这样才能匀称紧密，光泽鲜亮。贵成子龇着两颗大黄牙，也学了村长的架势，抬上半截自制的烟卷，用半张嘴呜里哇啦地说，收线，收线，再不收就翻过分水岭了。这时的黄村长玩着把戏，有意不收线。贵成子只好紧转木陀螺，他手里的麻绳就像是一根铁丝一样，一头直钻进了贵成子敞开棉袄的怀里，他还要往后退时，只听见后面的人开始喊叫，急得贵成子大喊，你在和汉阳河比长吗？这时，黄村长开始急急收线，猛拉了几下，把个猴子一样的贵成子拉得向前跑了几步，麻绳的弧线险些拖在地上，他又往后一仰，立马把弧线拉了起来，一步一步地跟着村长的节奏往前移，快到秋子的摊位上时，秋子看着被黄村长戏耍的贵成子，不住地笑着。贵成子很想停在秋子的面前说句话，不料，黄村长再次耍起小心眼，拉紧了绳子，不给他留有奸猾的机会。贵成子噘着嘴，把一对瓷实黄嫩的板牙紧紧地包在里面，生怕受了风寒一样，不情愿地人往前走，头向后看。黄村长拿捏麻丝自如有度，且眼神挑剔。扯着绳子转陀螺的贵成子躬身卖力，又像孩童一样顽皮，极富情趣，这不又是一幅滑稽有趣的《索绚图》吗！